

沈阳市作家协会 编

# 别有根芽

沈阳作家 2015 卷



## 沈阳作家群体 优秀创作成果荟萃

汇聚茅盾文学奖评委高海涛，著名作家马秋芬、王充闾，著名诗人胡世宗等名家之文学创作精华，这些作品散发着鲜明的东北地域文化特色。它们以贴近时代与人民的现实主义为根基，集中反映了沈阳振兴之旅的多姿多彩。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别有根芽

沈阳市作家协会  
编

# 别有根芽

沈阳作家2015卷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别有根芽: 沈阳作家 2015 卷 / 沈阳市作家协会编.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7.2  
ISBN 978-7-5068-6028-4

I . ①别… II . ①沈… III .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沈阳  
IV . ① I218.3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 2017 ) 第 021664 号

## 别有根芽: 沈阳作家 2015 卷

沈阳市作家协会 编

---

图书策划 牛 超 崔付建

责任编辑 戎 骞

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 芝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 邮编: 100073 )

电 话 ( 010 ) 52257143 ( 总编室 ) ( 010 ) 52257140 ( 发行部 )

电子邮箱 eo@chinab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 440 千字

印 张 22

版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8-6028-4

定 价 64.00 元

---

## 序：让文学映照全面振兴之路

关蓉晖

展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别有根芽》，是具有鲜明东北地域文化特色的沈阳作家群体近年来优秀创作成果的汇集。

近年来，沈阳文艺界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精神，广泛开展“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创作实践活动，广大作家深入基层、走进群众，创作出一大批有温度、有道德、有筋骨的主旋律作品。为集中展示沈阳文学创作的丰富成果，承蒙中国书籍出版社的青睐与支持，这些优秀作品得以结集出版。

本书集结了一批辽沈知名作家颇具影响性的作品，包含小说、诗歌、散文和评论四种文体，其中有著名作家马秋芬、周建新的小说作品，著名诗人李松涛、李轻松的诗歌作品，著名作家王充闾、刘兆林的散文作品，茅盾文学奖评委高海涛、著名评论家王向峰的评论作品，此外还有“网络大神”月关和玄色的网络小说作品。这些作品以贴近时代与人民的现实主义为根基，集中反映了沈阳振兴之旅的多姿多彩。由于篇幅有限，难免挂一漏万，不能不说是遗珠之憾。

沈阳历史文化悠久，文学创作资源丰富。回望沈阳市作协走过的35年风雨历程，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担当着以文化繁荣助推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的重任，沈阳文学界一路玫瑰绽放，步伐铿锵，创作出了大量富有地域特色、脍炙人口的文学佳作，散发着质朴雄厚、鲜明浓郁的东北风情，反映了时代的脚步，为经济社会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增光添彩，为关东文化和沈阳人文传承不断注入生机活力。

国家新一轮振兴东北的大战略正扬帆远航，迫切需要更多作家和文学同道用文学记录人民心声，书写沸腾生活，反映时代风貌，助推全面振兴。我们热切地期盼，在沈阳走向全面振兴的征程中，收获更多优秀的文学作品。让文学映照全面振兴之路。

2016年11月3日

（作者：沈阳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

# 目 录

## 小说卷

|            |           |
|------------|-----------|
| 女 蟒        | 马秋芬 / 003 |
| 箴梁父子       | 周建新 / 011 |
| 狼来了是个古老的传说 | 女 真 / 028 |
| 雁叫寒林       | 薛 涛 / 032 |
| 插一面旗       | 刁 斗 / 043 |
| 错 失        | 孙春平 / 047 |
| 刘禅北伐       | 白小易 / 051 |
| 暖          | 庞 滢 / 053 |
| 美丽童年       | 月 关 / 055 |
| 哑舍系列之菩提子篇  | 玄 色 / 067 |
| 玩 笑        | 万 胜 / 081 |
| 裸 女        | 郭少梅 / 085 |
| 细碎的爱情      | 孙焱莉 / 088 |
| 帮你系鞋带的女孩   | 赵 凯 / 093 |
| 地下室        | 李忆锋 / 097 |
| 五郎与翠儿      | 党存青 / 101 |

## 诗歌卷

|                |            |
|----------------|------------|
| 关于一首民谣（外一首）    | 胡世宗 / 107  |
| 沿着额尔古纳河的走向（三首） | 萨仁图娅 / 110 |
| 坐在晌午的树荫里（外一首）  | 柳 沅 / 113  |
| 我与大月席地而坐（外一首）  | 王鸣久 / 116  |
| 我踏上振兴的甲板       | 商国华 / 118  |
| 两岸（外二首）        | 李轻松 / 121  |
| 胆子越来越小（外一首）    | 宋晓杰 / 124  |
| 黑夜的杯子（外一首）     | 川 美 / 126  |
| 飘摇之尘（外一首）      | 李峻岭 / 128  |
| 草药说（外一首）       | 孙担担 / 131  |
| 梦的门（外一首）       | 王立春 / 134  |
| 黑夜不那么黑了（外一首）   | 衣米妮子 / 136 |
| 春雪（外一首）        | 张立群 / 139  |
| 到沈阳广场找我妈（外一首）  | 刘 川 / 141  |
| 台阶（外一首）        | 万一波 / 143  |
| 痛，却不喊出来（外三首）   | 梁振林 / 145  |
| 一直寻找（组诗选三）     | 西 征 / 148  |
| 孤 岛（外一首）       | 任佐俐 / 150  |
| 谢谢雨水（组诗选三）     | 胡世远 / 152  |

## 散文卷

|                 |           |
|-----------------|-----------|
| 杂说四则            | 王充闾 / 157 |
| 迈过少年门槛那两年       | 刘兆林 / 162 |
| 山 花             | 刘文艳 / 166 |
| 与寿夫人毗邻          | 王秀杰 / 171 |
| 千山沙龙            | 康启昌 / 176 |
| 灯               | 张大威 / 181 |
| 鱼梁鹤影            | 初国卿 / 187 |
| 春江花月夜若虚，侠客归来是隐娘 | 肇 夕 / 190 |
| 东北话三则           | 于 勤 / 194 |
| 储藏童话的地方         | 刘 齐 / 199 |
| 无法排解的隐忧         | 孙洪海 / 202 |
| 骑邮车的父亲          | 刘宏伟 / 206 |
| 庐山睡着呢           | 江 洋 / 211 |
| 雨天，我去巴尔扎克家      | 吴 限 / 214 |
| 海上升明月           | 王 莉 / 218 |
| 流云飘过索伦杆         | 顾元明 / 222 |
| 想飞的时候           | 宁珍志 / 226 |
| 时光碎片            | 万 琦 / 228 |
| 生如夏花            | 王 琦 / 230 |
| 批评的空气           | 潘 石 / 234 |
| 独步时光            | 白清秀 / 238 |



## 评论卷

|                    |           |
|--------------------|-----------|
| 论人民性的历史发展与现实意义     | 王向峰 / 243 |
| 鲁迅与“别有根芽”的花朵       | 高海涛 / 253 |
| 宋惠民油画创作中的主体精神      | 程义伟 / 259 |
| 刘熙载与包世臣的书学渊源       | 杨宝林 / 265 |
| 数字时代，艺术“向死而生”      | 马琳 / 273  |
| 《东北军独立一师》：讲一个好看的故事 | 韩春燕 / 281 |
| 如何为艺术电影开拓市场空间      | 王研 / 287  |
| 号角、刀锋与现实关怀         | 马喆 / 291  |
| 丰盈的生存              | 王辉 / 298  |
| 王充闾《逍遥游—庄子传》的现实意义  | 王香宁 / 301 |
| 刘文玉诗歌与冰人的小说        | 齐世明 / 306 |
| 一位绅士的别样乡愁          | 闫镇尔 / 311 |
| 鲁艺精神浅谈             | 李东红 / 317 |
| 论电影《白鹿原》对原著的熔铸     | 张啟智 / 320 |
| 新媒体时代文艺创新的路径思考     | 晓宁 / 325  |
| 道成肉身               | 邹军 / 330  |
| 《我那呼兰河》：饱含生命力的探索洪流 | 郑永为 / 335 |
| 传统水墨的坚守与探索         | 赵立军 / 339 |



小说卷



## 女 蟒

——长篇小说《一箭地》节选

马秋芬

自从郎老大帮忙买的二手小飞人牌缝纫机，进了夏五柳的家门，不仅近乎了郎老大，还近乎了一院子娘们儿，但更近乎了小白脸子康走仁。

本来有师父董玉卓的委托，又有居民组长女老康张罗堵门洞，安顿五柳一个家的茬口，走仁子和评剧院大右派的老婆夏五柳已够近乎的了。而现在，已在戏装厂干了一年多的走仁子，对剪子、针线、缝纫机一类都滋生出特殊的感情，就算没有别的瓜葛，单凭一架小飞人缝纫机，他也会对机主人近乎几分的。走仁子下了班，常常是扒拉几口饭，就到五柳家。一进来就奔着坐在小飞人前的五柳说：夏老师，我来蹬一会！

在小飞人前蹬了一天活儿的五柳，虽嘴上说着：这粗拉活儿你也干得了？心里巴不得有人能替换一下，再加上她也没把走仁子当外人待，所以她总是给他让开位儿。

走仁子用机器跑趟儿很顺溜，小飞人在他手脚的配合下，变成了撒欢的孩子，突突地奔跑，咯咯地欢笑。单片子的手闷子在他手底下，像唱机上的唱片那样悠悠转着，机针底下的垅趟儿就一圈儿绕着一圈儿，匀匀地旋在了上面。腾出手来的五柳也没闲着，她通开封着火的炉子，忙着烧水做饭。大凡这时，五柳也不光只忙做饭，她知道走仁子的心思。她就将面盆或菜板拿到炕沿上，一边和着苞米面，或一边切着

菜，一边和走仁子说话。

五柳见走仁子机器使得溜道，就笑说：你这打理绸料儿、缎料儿的大技师，来轧炼钢手闷子，可屈了材料了！

走仁子边轧边说：啥大技师？再过一年半载，撑不起大行头活儿，还不得从技术室里刷下来？还不得当一辈子纳工、糍子工、绣工？……

五柳随口说：纳工、糍子工、绣工还不乐干？我要有你这份活儿，那可乐死了！

走仁子停了机器，惊讶地说：老师，我下力学针头线脑儿，可不是要下力学成一个女人！我要下力学成的是董玉卓……

五柳听出来他这话里的怨气，虽说这小白脸子世态炎凉经见不多，但还是有几分筋骨的。她没法跟他说清自己的处境。她知道他要的是什麼，她尽量满足他就是了。她对他说：走仁子，你家去把董师父的行头单子拿来！

走仁子说：董师父三尺白绫的行头单子，我收着呢，拿不拿都一样。黄丝线绣的行头码，我正着背，倒着背，纹丝错不了！笔笔早都吃进心里了。他虽弄不大清夏老师日子里的磕绊，可他却知道她是个抓活儿的人。为了帮她多抓活儿，他总是说着话，还紧蹬小飞人，将单片手闷子又蹬成一张打转儿的唱片，嗖嗖地旋着坨趟儿。

五柳将窝头团到蒸帘儿上，把菜下到生铁锅里，过来给刚合完龙的手闷子翻个儿。她说：整份儿戏箱里最核心的行头……

走仁子抢先说：知道！是十蟒十靠！

五柳说：对，十蟒十靠。为什么呢？因为你做行头的得清楚，蟒，就是蟒袍，靠，就是铠甲。传统的戏码儿，表现宫帷争斗啦、社稷权谋啦，鞍马征尘啦这一类的居多。这些戏码儿里的主角儿，都是文臣武将一类的大官，最常用的行头就是蟒和靠。所以蟒和靠是角儿的当家行头。这蟒和靠，还有别的行头，又都各分细目，细目后头又有细讲究儿……

他们轧着手闷子，剪着线头儿，间或侍候着灶间的地炉子和大蒸锅，讲的却是戏台上，角儿身上金光耀眼的戏装。五柳讲解，走仁子倾听，两人讲着听着，都很上瘾头。

五柳说，所有的行头，你可别把它们当成各朝各代真实的装束，它们都是戏台上的舞衣。虽说是舞衣，可造出它也不是随意胡来的，也是有凭有据的。舞衣呢，不分朝代，比如一件红蟒，在戏界无论哪一朝文臣武将，都可以穿它，不能因为朝代不同而换了蟒的式样。剧团里的行头虽有那么多，但详细一论，却也就那么几大类，

熟了就觉得简单得很呢。比方说：文人只有三大件：蟒、帔、褶子。朝会大典时，穿蟒；平常办公会客时，穿帔；私下随便时，就穿褶子。武将也可以说只有三大件：铠靠、开氅、箭衣。正式上阵时，穿铠靠，偶尔交战时也可穿箭衣；阅操大典，也披蟒，平时穿的是开氅。式样不复杂，但在颜色上却暗喻角色的性格和身份，所以定律可就严了。整份戏箱里的十蟒十靠，要有五正色，五间色。五正色就是：青黄赤白黑。比如皇帝穿黄色。正面人或有大功的人，穿红色。在蟒衣中除了黄色，就数大红色最贵重。穿红蟒的人，都必得是忠臣和亲贵，你见过戏里的驸马爷吧，他永远是穿红蟒的。戏里的曹操晚年也穿红蟒，说来有意思，这是因为他挟天子以令诸侯，要当皇帝，要照他自己的意思早该穿黄蟒了，可戏界不肯让他穿黄蟒，但又表示出他的身份，就只让他穿红蟒，暗含着压制和贬斥他的意思。而平常是让曹操穿黑蟒的，黑色，是属于净角的颜色，像张飞、包拯、尉迟恭等好人穿黑，像曹操、潘仁美、赵高这样的坏人也穿黑，不管好坏人，反正黑色含着不平静性格。刚勇义气的人，一定要穿绿色，比如关羽，你要给他别的颜色，那就不对路了；正面的老年、少年，都可穿白色，你比如老臣岳飞、杨延昭，年青的赵云、马超都穿白蟒、白靠。那五间色就是：紫粉蓝湖绦等色……

说着讲着，五柳的心就回到了她熟悉的后台，那敞开的衣箱，那挂在行头架上的一串串眩人眼目的行头，在她的手底下，如同一群听话的孩子，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在锵锵锵的锣鼓家什点中，边幕里的她，迎着前台角儿的蹉步下、趟马下，蹦子下，还是跑下、溜下、五花八门地下场，她手急眼快就为他（她）更了行头，打点停当，再送他念诗上，数板上，咳嗽上，或是急急风上，巴搭仓上，大锣小锣吹吹打打上场，纹丝不乱。角儿们在台前唱念作打舞，她的心神就藏在行头里，附在角儿身上，也在台前唱念作打舞。角儿出多少汗，她手心儿里就攥多少汗；角儿受多大累，她的心也受多大在累，角儿有多风光，她暗自也跟着多风光，那是她梦一样被风吹散的岁月。而走仁子听着这一切，他眼前轧手闷子的破布毛子，就渐渐放出光辉，就变成了薄绸、细纱、软缎子；一圈圈的坨趟儿，也成了盘身的团龙，回头的美凤……

两人的讲和听，最终总是被回家的浅红和浅草打断。

许浅红已上初二了，个头窜高长，已和她妈齐了肩儿。可走起路来，还一窜一窜的，仍是个孩儿模样。她一进屋就将书包放到柜盖上，过来看走仁子轧活儿。她说：走仁子哥，你别光学做戏装啊，求你给我做一件罩衣行不？咱班有个女生穿的罩衣，起肩式儿的，可精神了！

走仁子抬眼打瞄着她的身量，见她前胸溜鼓的，急忙将眼睛移开，有些脸红地

说：民装和戏装的裁剪，是两个路子。做民装，你得容我再练练！

九岁的许浅草撞开门进家，见走仁子在轧活儿，她总是手犯欠，不是在他身后推一把，就是捶一把，还说：是你家的小飞人啊，你总蹬总蹬的！这一回，一听她进来，走仁子就扭过头，先就一把将她揽进怀里。走仁子看她个头长得太快，小花棉袄都小得露出了裤腰，就说：小草哇，看你衣裳小的，大哥给你做件罩衣吧，起肩的，练练手儿，以后做大的好有个准头！他说这话，瞟了一眼浅红，浅红和他眼光一碰，瞪他一眼，忙又移开了。

浅草却不领情，不屑地说：做什么破罩衣，我才不要呢？我要……她接着走仁子的脖子，打起耳语。

可走仁子没听清：啊？什么？

浅红也斜着小草说：小小的人学得鬼鬼祟祟的，有本事说出声儿来呀！

浅草脸上现出羞样，扭扭怩怩地对走仁子说：你家有的是酱菜，你咋不拿些酱菜来？

走仁子听了，仰头大笑，说破酱菜有什么好吃的，怪齁嗓子眼儿的，二天端一碗来给你就是了。浅红朝她妹嘘了一声，说：人家康娘家原先开酱园子，现在也不开了，酱菜好吃是给你吃的？真是没羞没臊的人！

浅草被说红了脸抹不开，一把抓过她姐的手，冷丁就咬一口。

被咬疼的浅红，尖叫一声挣出自己的手：“呀！狗尾巴草，满嘴长狗牙！”

浅草立马回她一句：你是猴屁股红！

狗尾巴、狗尾巴、狗尾巴草！浅红高声地骂道。

猴屁股、猴屁股、猴屁股红！浅草更高声地回敬她。

走仁子被姐俩的对阵逗笑了。

端上窝头和菜汤的五柳喝止她俩：看你们大的不像大的样，小的不像小的样，斗鸡似的，不怕你们走仁子哥笑话！

两人这才你撇我瞪地住了嘴。

……

许多日来，五柳和走仁子总是行头不离口，整份戏箱的行头单子，一样一样地过；一样一样的行头，又和一出出的戏相对应。走仁子仿佛跟着五柳，从戏台的后台走进前台，又从前台回到后台；到了后台，就翻戏箱，从上翻到下，又从下翻到上。觉得四处的绫罗绸缎，满眼的五红六绿。可是他们两人在五柳屋里却一刻不停地在轧着炼钢手闷子，捋着破布毛子，剪着手闷子上的线头子。走仁子说：夏老师，我

想从头到尾，自己做一件行头，你看行不？！五柳抬眼看他说：行啊，要做可得拣难的做，做就做蟒！蟒是行头里的至尊。走仁子兴奋地应道：好，做蟒，就做件蟒！

走仁子发工资那天，他要去买一块缎子。走仁子没满徒，工资低，头年 17 元，二年 19 元，三年 21 元。这阵正是他学徒第二年，刚拿上 19 元的工资。五柳哪能让他破费钱，就翻箱倒柜地找出一个旧被面。这被面是红缎子的，虽然是块旧料，但缎面油汪汪的，质地不差。只是尺幅有点小，两人量了又量，做件男蟒不够，做件女蟒还将就。因为女行头本来就身量短，下摆处还要露出一圈衬裙，所以女蟒就比男蟒要省不少的料子。但女蟒要外加一个云肩儿，而男蟒却只加护领就行。幸好裁袖裙时，剩下的四块小余料，正够做一个云肩儿的。

这行头是走仁子裁的，女蟒的图案，可以是团蟒、正蟒、行蟒，也可以是凤凰牡丹。走仁子选了蟒纹，他在纸上先画了小样。五柳讲给他，这戏装上的蟒，出自明朝的一个典故：大明的弘治帝，一向尊重大臣的建言，为了表彰重臣，他将御制的龙衣作为赏赐。众臣以为皇帝之衣怎能赐人？因此想了个办法，就将五爪二角的真龙，减去一个爪子，变成四爪二角，龙不叫龙，叫成蟒；龙衣不叫龙衣，叫成蟒衣。以后戏界里就沿用了将龙减去一个爪的蟒衣。走仁子设计了四条蟒，两臂上各一条大长的行蟒，前后心各一条坐蟒。五柳还指导他设计了陪衬图纹：日、月、行云、海水、八宝、八吉祥。走仁子将画稿改了一遍又一遍，只等五柳点了头，他才在红缎面上仔细地过了稿。每天晚饭后，五柳将那炼钢手闷子轧够了数，就和走仁子绣红蟒。女红蟒是用项极多的一件行头，戏中凡是后妃、诰命一品、女将、公主等角色，差不多都用得着。比如《贵妃醉酒》中的杨贵妃，《大登殿》中的王宝钏，《大审》中的宋巧姣，《打金枝》中的升平公主等，穿的都是女红蟒。在整份戏箱里，这件行头最华贵，最庄重，也最美艳。女红蟒不仅是人物身份的象征，也担当着角儿的一半气质和神韵。所以这行头上最要紧的是上乘的绣工。雨后彩虹的七色，色色不能少，浑身的四蟒游走，云浪翻腾，都得用细针密线来描绘，一针一线都不能丢。他们用两个大花绷子，走仁子绣主图行蟒和坐蟒，五柳绣日月云水的陪衬。许浅红拿上一个小花绷就在一旁绣云肩儿，五柳探头看了看，觉得她绣工不过关，急忙收回了云肩儿料，让她拿块边角废料去作练习。小草儿一见他们拿出针线，就眼皮发黏，早早睡下了。

为了每晚在全院闭灯后，还能随性儿地延迟点灯时间，女老康借收电费的便利，争着按月给五柳家多交一个灯头的电费，好让儿子跟她多学一会。用电有了保证，五柳和走仁子绣蟒衣，就可放心大胆地干到深更半夜去。

冬天来了，大雪一场接着一场。有时风裹着雪，紧一阵慢一阵地扑打着门窗，



就像门外站个疯人，只要欠个门缝，咆哮的疯子就会撞进来。有时风没了，鹅毛大雪顿时变好了脾气，将松软的雪被，知冷知热地盖满房子、院心和胡同，簌簌簌的落雪声，弄得心头痒痒的。五柳每晚都多加几铲煤，扒开炉嗓子眼儿，地炉子像小火车似地呼呼地响。火炕的温度上来了，坐在炕头上，屁股底下热乎，浑身都暖和。五柳和走仁子都盘不好腿，或伸着腿，或扁着腿，顾自专心地绣着自己的活儿。五柳惯用老式的苏绣，排比密针，针脚你含我压，云卷儿和水浪儿的颜色，深浅过度自然，如同颜料勾画出来的。而走仁子在行头铺里学的却是新式的苏绣：乱针绣。他不用五柳那样排比密针，他的针脚长短参差，直斜线、横斜线，错综组合，长短针法交叉掺和，看似不按次序，但轮廓却依然清晰，似乱不乱，另有规律。颜色是通过分层加色，看上去格外有立体感。开始的时候，五柳看不大懂他这乱针绣是如何走针，等一只龙爪绣出来，那简直是长出了一只带着鳞片，屈弯有度的活爪子。五柳称赞他：看来跟董师父坐科没白坐，到底基本功扎实，活儿干得精到啊。

腊月的那些天，是最冷的。一有人走动，门外、窗外就是踩疼了冰雪嘎巴嘎巴的嘶叫声。入了夜，五柳往地炉子里再怎么填煤，炕虽热，可人哈出的气却还是白的。五柳和走仁子拿绣花针的手，还是有点木。五柳用一条小褥子盖着他们的脚，他们绣一会，还要把手伸进褥子里暖一会再绣。浅红学绣活儿没耐心，在小绷子上学绣了几天，不成样子，干脆住了手。可她不肯借着灯亮读书，也不愿意早睡，她就乐于给他们纫针。偏偏走仁子近视眼，戴着眼镜，在绷子上走针还可以，可要纫那半寸长短，牛毛粗细的绣花针，还有些费事。浅红视力好，那小针鼻儿，她一纫一个准儿。她就揽了纫针的事，她在枕头上别了十几根绣花针，针上纫着各种颜色的花线，早早就预备在那，五柳和走仁子换线时，就不用现纫，一伸手就换一根现成的，这倒加快了绣工的进度。五柳虽不用自己纫针，可她还是对闺女有些不满。这孩子枉长个好看的身量和脸模子，干事情没筋骨，不吃硬，只是当着走仁子面她不好说她。浅红除了纫针没事做，就打盹；打够了盹，有时就将伸在褥子底的脚，有意无意地碰碰走仁子。正专心绣活儿的走仁子，有时就猛地激灵一下，他迅速用眼角扫她一眼，拔拔身板，坐坐端正，再继续走针。五柳看到了这一切，心里有些不快。

整整绣了一冬一春，大榆树封严了叶子，满枝榆钱儿落尽的时候，已经到了五月底，这件红蟒行头上的绣工活做完了。五柳又帮着走仁子，将行头片子，该裱襖子地方裱襖子，该挂衬的挂衬，该做纳工的做纳工，最后，上好白绸水袖，云肩儿挂上丝绦、镶上穗子，每道工序都严谨精细。一套像样的女蟒，这才真正的完成。

走仁子跟五柳学做行头，郎老大是知道的。他每到五柳家，走仁子没来，绣活